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“烧掉屋中一切”的怪遗嘱

作者：天树征丸

译者：陈惠莉。

地图上的各种颜色，都有它的代表性。蓝色表示河流、湖泊和海洋。蓝色浅表示水浅，蓝色深，表示水深。绿色表示平原，棕色表示高原或山脉，棕色越深，海拔越高。地图上的白色，则表示这一地区的情况未明，还有待地理学家、探险家的探索。

然而，地图上的金色，代表甚么呢？地图上不会有金色的，有人会那样说。

自然，普通的地图上，是不会有金色的，但是，那一幅地图上有，我所称的“那一幅地图”，就是探险家罗洛的那一幅。

探险家罗洛的丧礼，显得很冷清，也难怪，罗洛是一个性格孤癖得几乎不近人情的怪人。他又是个独身主义者，根本没有亲人，只有几个朋友——那个朋友都是长期能忍受他那种古怪脾气的人，他的丧礼，也只有那几个朋友参加。

那天的天气相当冷，又下若靠罪细雨，所以整个丧礼的过程，更显得凄清。

罗洛在心脏病猝发之际，恰好和一位朋友在一起，那位朋友，也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，曾经深入刚果腹地，也和与新畿内亚的吃人部落打过交道，曾根据传说，去探索过洪都拉斯丛林中的“象坟”。

罗洛病发的时候，幸亏和怕在一起——我是指乐生博士，所以才有人将他送进特院。

而当罗洛进了医院之后，他好像知道自己没有生望了，在昏迷之后，略为清醒之际，他说了第一句话：“将我所有朋友找来。”对普通人而言，这是一种很难办得到的事情，但是对罗洛而言，却轻而易举，因为他的朋友，总共只有那么几个人。乐生博士于是分别电告那几个人，最迟到达的是我，但也不过是在罗洛吩咐了那句话之后的二十五分钟。一共是四个人，在罗洛的病榻之前，望着罗洛那苍白的脸，每一个人都感到，生命已渐渐在远离罗洛，他快要死了。

罗洛一声不响地望着我们，若他的样子，他像是根本已不能说话了，他足足望了我们有好几分钟，才又开了口，而他最后的那几句话，和他一页的不近人情作风，倒是很付合的。

他作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古怪的遗嘱。他讲话的时候，相当镇定，他道：“四位，我的丧事，要你们来负责料理了。”罗洛仅有的四位朋友，和罗洛也不知曾吵过多少次，其中有两个(包括我在内)甚至还和他打过架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尊敬他在探险上的成就，尊敬他对待工作的态度，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。

听到老朋友讲出这种话来，任何人的心中，都不免会有难过感觉的。我先闻“罗洛，先别说这种话，你会慢慢好起来的！”这自然是言不由衷的安慰话，因为我早已看出罗洛快要死了。

而罗洛也老实不客气地道：“卫斯理，我真后悔和你这种虚伪小人做朋

友，我要死了，我自己知道，你也知道，而你还说这种话！”我苦笑着，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我自然不能和他争论，可是我的心中，也不免有口气，我只好道：“好了，你快死了，有甚么话，你说吧！”罗洛喘着气，又道：“我要火葬。”我们都点看头，火葬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，由死者自己提出来，也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
罗洛继续喘着气，然后又道：“我的所有东西，全部要烧成灰烬，我说所有的东西，是一切，我所住屋子中的一切，全部替我烧掉！”我们四个人互望看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该如何才好。

因为这个“遗嘱”，实在太古怪了！

烧掉他屋子中一切的东西，只有我们这几个老朋友，才知道罗洛的屋子中的东西，是多么地有价值。

罗洛在近两年来，一直在他那间屋子中，整理看他过去三十年来探险所获得的资料，一本划时代的巨着，已经完成了五分之四！

如果我们遵照他的吩咐，将他屋子中的一切全都烧掉的话，那自然也包括这都未完成的巨着的原稿在内！

而我们又都知道，他那本巨着，虽然还未全都完成，可是却一定会对人类历史文明，有极大的影响，那简直是一本人文学、地理学、甚至是文学上的大杰作！

当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观，不知如何是好之际，罗洛的声音，已变得十分凄厉。

他似乎是在运用他生命之中最后的一分气力，在作凄厉无比的呼叫，他叫道：“你们在犹豫甚么？照我的话去做，答应我！”他不断喘着气：“这是我最后一个要求，将我屋子中的一切全烧掉，在我死后，立即进行，答应我！”当他在说那几句话的时候，他脸上的神情，可怕到了极点！

那种可怕的狰狞的神色，实在很难用文字形容，我只能说出我当时的感觉。我当时的感觉是，如果我们四个人不照他吩咐去做的话，那么，他死了之后，化为厉鬼，也一定会来找我们算账的。

显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，其余三个人也是一样的。

是以，我们四个人，几乎是同时出声的，我们齐声道：“好，将你屋子中的一切，所有的东西全烧掉！”罗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这一口气，是他一生之中，呼出的最后一口气，他就在那刹那间，死了。

罗洛虽然已经死了，可是怕仍然瞪大看眼，仍然像是在望看我们，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会照他的遗言去做。

被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那样瞪眼望看，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，是以找轻抚着他的眼皮，使他的蛙眼合拢，然后，我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朋友！”其他三位都难过地摇看头，默不作声。

罗洛的死，只不过是这件事的开始，这件事以后的发展，是当时在场的几个人，谁也料不到的，而又和在场的四个人，有极大的关系。

所以，我应该将罗洛临死之际，在他病床前的四个人，作一个简单的介绍。

那四个人是：（一）荣生博士，人探险家，世界上几家大学的高级顾问。别的探险家最感头痛的是探险的经费，但他不必为此担心，有好几个大规模的科学基金机构，随便乐生博士提出甚么条件来，都可以接受。乐生博士五十岁，身体粗壮如牛，学识渊博如海。

(二)唐月海先生，人类学家，他的专题研究是亚洲人在地球上的迁移过程。他的一篇美洲人由北向南移的论文，被视作权威著作，四十九岁，潇洒、随和、爱好装饰，看来像个花花公子。

(三)阮耀先生，收藏家。这位先生是一个怪人，收藏一切东西，从玻璃瓶到珠宝，从矿石标本到邮票，凡是一样东西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，全在他收藏的范围之内。他享受了一笔丰盛到他这一生无论怎样化也化不完的遗产之后，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收藏家。他住的地方我们称之为“方舟”，因为就像是诺亚方舟一样，几乎甚么都有，而他自己，则为它的住所定名为“芥子居”。那是取“须弥纳于芥子”之意，意思就是它的屋子中，须拥世界中所有的一切，他全有，阮耀，四十二岁。

(四)我，卫斯理，似乎最不值得介绍了，表面上是一间入口分公司的经理，实际上无所事事，对一切古怪的事情全有兴趣，并且有写作兴趣，如此而已。

我们四个人，在眼看看罗洛的灵灰，装在一只瓷瓶之中，瓷瓶又被放进一只精致的盒子，盒子再被埋进土中之后，各自又在石碑前站了好一会。

四个人之中，乐生博士最先开口，他道：“好了，我们该遵照罗洛的吩咐，去处理他的近物了！”乐生博士在那样说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看得出，他的真正意思，是在向我们探询，是不是要真的照罗洛的吩咐去做。

事实上，罗洛已经死了，就算我们完全违反他的意思，他也无从反对的，他不能像生前那样，用最刻毒的话来对我们咆哮，也不能像生前那样，用他的拳头，在我们的脸前晃看。

可是，罗洛毕竟才死不久，在他未死之前，我们都曾亲口答应了他的，而最主要的是，他临死之前的那种狞厉的神情，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之中，印象犹新，没有人敢在想起他那种神情之后，再敢不照他的话去做的。

是以，我们一起叹了一声：“好吧！”我们一起离开了坟场，登上了阮耀的车子。

汽车也是同一类东西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物件，是以也是阮耀的收集目标之一，这一天，他开来的是一辆罗洛出生那年出厂的老爷车。

当我们四个人穿着丧服，乘坐着那样的一辆老爷车，到罗洛家中的时候，沿途看到我们的人，都以为我们是在拍一部古装片。

罗洛住在郊外，是一幢很不错的平房，罗洛将原来的格式改变了一下，成为一间很大的工作室，和一间很小的卧室。

原来的花园，罗洛全铺上了水泥，变成了一大片光秃秃的平地，看来实在不顺眼，但这时，对我们的焚毁工作，倒多少有点帮助。

我们四个人到了罗洛的家中，先用砖头，在水泥地上，因成了一个圆圈，然后，将椅子、桌子等易燃的东西，先取出来，堆在那个圆圈的中心，然后出我生起了火，火舌一下子就冒得老高。

烈火一直在砖圈内烧着，我们不断将东西从屋中搬出来，抛进火堆之中。

我们四个人，在事先并没有经过任何商量，但这时，我们却不约而同地，先将无关紧要的东西往火堆中抛，例如衣橱下床、椅子、厨房中的东西，等等。

一小时之后，我们开始焚烧罗洛的藏书，整个书柜搬出来，推进火圈之中，烧看了的书，发出“拍拍”的声响，纸灰随着火焰，升向半空，在半

空中打着转，随风飞舞着。

罗洛的藏书十分多，足足烧了两小时，砖圈之中，已经积下了厚厚的灰烬，屋子中的一切，几乎全烧完了，剩下来的，只是罗洛工作室中一张巨大的书桌，和另一个文件橱。

我们都知道，在桌子和文件橱中，全是罗洛三十年探险工作获得的原始资料，和他那部巨着的原稿，我们四个人一起聚集在已显得很空洞的工作室中，又是乐生博士最先开口。

或许因为乐生博士也是探险家的缘故，是以他也最知道罗洛那一批近物的价值。

他一只手按住了桌子的一角：“怎么办？”我们三个人，沉默了好一会，阮耀叹了一口气：“我赞成根本不要打开抽屉，整张桌子抬出去烧掉，那么，大家的心里都不会难过。”阮耀的提议，唐月海立时表示同意，我也点了点头，荣生博士长叹了一口气。

我们四个人合力，将那张大桌子抬了出去，推进火堆，那张桌子实在太大了，大得比我们先前堆好的砖圈还要大得多。

而且，以我们四人的力量，也是无法将桌子抬起来，抛推火堆去的。

是以，我们只是将桌子推进转圈，将转圈碰倒了一小半，烧红的炭、灰，一起倾泻下来，火舌立时舐着了桌子，不一会，整张桌子都烧了赶来。

我们看了一会，又合力推出了那只文件橱，采取的仍然是同样的方法，根本不打开橱门来。

我们将那只文件橱推到了外面，用力一推，文件橱向正炽烈燃烧着的桌子，“拉”然倒了下去。

世界上的事情，真是微妙不过，一点点的差异，可以使以后的事，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。

这时候，我们将那只文件橱，推向燃烧着的桌子，在推倒文件橱的时候，我们完全未曾想到，应该橱面向下，还是橱背向下，而橱只有两面，在倒下去的时候，不是面向下，就是背向下，那是五十五十的机会。

如果那时，是橱面向下，压向燃烧着的桌子的话，那么，就甚么事也不会发生的。

可是，橱在倒下去的时候，却是橱面向上！在“轰”地一下，橱倒下去的时候，烈火几乎立时烧着了橱角，但是也就在这时候，由于震动，橱门却被震得打了开来。

四周围全是人，热空气是上升的，橱门一被震开，就有一大批纸张，一起飞了的，不论是甚么纸，都看也不看，团成一团，就着火中抛。

出来一就在这时候，阮耀忽然道：“地图上的金色，代表甚么？”我们四个人，一起抢拾着自橱门中飞出来的纸张，而且，不约而同，手中抓着乐生博士顺口答道：“地图上不会有金色的！”阮耀的手中，抓着一至纸，他扬了一扬：“你看，这地图上，有一块是金色的！”我已经眼明手快，将文件橱的门关上，两火舌也已经卷上了门，我相信这时候，橱中一切珍贵的东西，都开始变成灰烬了。

而我们拾起的那些纸，我们全连看也没有看，就抛进了火堆之中，只有阮耀，他手中拿着那份地图。那份地图，自然也是文件橱的门打开的时候，被热空气卷出来的。

前面我说过，世事真是奇妙了，如果文件橱倒下去的时候，是橱面向

下的话，甚么事都不会有。而就算橱面打开，橱中的纸张飞出来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去拾，那份地图，如果不是阮耀拾到的话，也早已投入火中，成为几片灰烬了。

我在介绍阮耀的时候，说得很清楚，他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收藏家，一般而言，收藏家在许多时候，都要鉴定他的收藏品，有些收藏品之间的差别是极微的，所以收藏家的观察力，也特别敏锐。

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这样解释，目的是想说明，这份地图，如果是旁人拾到了，根本不会加以特别的注意，但是阮耀却不同，他立即注意到，那幅地图上，有一小块地方，是用金色来表示的。

两地出上通常是没有金色的，所以他使问了一句。他可能是随便问问的，但是他既然问了，那就不能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

更巧的是，这时，罗洛屋子中，所有能烧毁的东西，已全部都在火堆中燃烧着，我们都空下来了，所以，在阮耀和乐生博士的一问一答之后，我和唐月海，也一起向阮耀手中的地图看去。

地图摺成好几份，在最面上，可以看到那一小块金色，那一小块金色的形状，像是一条卷在一起的毛虫。如果不是金色的旁边，有细而工整的黑边着，可能叫人以为那是不小心沾上去的一点金色，但现在那样的情形，金色显然是故意涂上去的。

唐月海道：“真古怪，罗洛的怪事也太多了，谁在地图上涂上金色？”荣生博士道：“这是一张探险地图，你看，上面有看好几个危险的记号。”乐生博士一面说，一面指看那地图。

危险记号是一个佑楼和交叉约两根入骨，和毒药的记号一样。

这样的记号，在普通的地图上，也是看不到的，但在探险地图中，却很普通。

在探险地图上的危险记号，有很多意义，可能是表示这地方，有一个泥沼，也可能是这地方，聚居着一群猎头族人，也有可能，是表示这地方的积雪，随时有看雪崩的可能。

而在那地图上，在那一小块金色之旁，竟有着七八个危险记号之多！

唐月海已然道：“那是甚么地方的地图，怎么有那么多的危险记号。”我道：“打开来看看！”阮耀已经将整张地图，打了开来，蹲下身，将地图摊在地上。

我拾了几块碎砖，将地图的四角，压了起来。

这是我们四个人，第一次看那幅地图。

那时，天色已经渐渐黑下来了，但是火光仍然很高，所以我们都看得很清楚。

毫无疑问，荣生博士的说法是对的，那是一幅探险家用的地图。地图上有蓝色，有棕色，有绿色，还有那一小块金色。有蓝的线，表示是河流，也有圆圈，自然那表示是城镇，可是却一个文字也没有。

那也就是说，若了这幅地图之后，不能知道那是甚么地方的地图。

一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不禁道：“这是甚么地方，罗洛为甚么不在地图上，注上地名？”阮耀道：“或许是为了保守秘密。”荣生博士摇头道：“地图有甚么值得保守秘密的，算了，甚么都烧掉了。将它也烧了吧！”阮耀又将地图摺了起来，当他将地图摺起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地图的比例尺，是四万份之一。

四万份之一的地图，是极其详细的地图了，作为军事用途的地图，其比例也通常是五万份之一，自然有更详细的，但是四万份之一的地图，总是不平常的了，在这样的地图上，一条小路也可以找得到。

这一次，是我开了口：“等一等，这份地图，我想保留来作纪念，这是罗洛的唯一遗物了！”唐月海立时道：“让罗洛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吧，我不想违反他的遗言。”阮耀邦支持我：“有甚么关系，他已经死了，何况那只是一幅没有文字，根本不知道是有甚么用途的地图，怕甚么？”两个赞成，一个反对，所以我们三个人，一起都向荣生博士看去。

这时，天色已经更黑了，是以在火光的照耀下，荣生博士的脸色，看来也显得很古怪。

我道：“怎么，博士，你在想甚么？”这句话，我连说了两遍，乐生博士才陡地震了一震：“我是在想，罗洛的事情，我是全知道的，何以他有这样一张探险地图，我从来也不知道？”唐月海用手抹了抹面，打了一个呵欠：“那是很普通的事，不见得罗洛这样的怪人，会每一件事，都讲给你听的！”乐生博士摇看头：“不，这是一张探险地图，刚才我看到上面至少有一百个危险记号，如果不是亲身到过这个地方，那是不会有这些记号加上去的，而且，我看得出，这是罗洛亲笔书的，罗洛应该向我说起那是甚么地方，不该瞒看我的。”我忙问道：“这是甚么地方？”乐生博士道：“不知道，一个地名提示也没有。我怎知道这是甚么地方？”阮耀还是念念不忘那一块金色，道：“地图上有一块地方，是用金色来表示的，那真太古怪了！”我直跳了起来：“如果罗洛到过那地方，那么，在他的记载中，一定可以找出那是甚么地方，和那一小块金色地区，究竟是甚么意思来的！”唐月海叫道：“对！”

一幅探险地图

我们四个人一起转过身去。

可是，我的话已经说得太迟了，当我们一起转过身去看火堆时，文件橱已经只剩下一小半，橱中的纸张，也早已变成了灰！

我苦笑看，搔了搔头，道：“博士，你可知道，探险地图上的金色，表示甚么？”乐生博士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，地图上，根本就不应该出现金色的！”阮耀道：“或许是一个金矿！”唐月海道：“或者，那地方，遍地都是纯金！”我耸了耸肩：“你们都不是没饭吃的人，怎么那样财迷心窍？”乐生博士皱着眉：“是啊，探险地图上的金色，代表甚么呢？”这时，火头已渐渐弱了下来。那天的天气，本来就很冷，长期站在火堆边，自然不觉得冷，但这时天黑了，人弱了，我们都感到了寒冷。

那幅地图在我的手上，我望看越来越弱的火头，和那一大堆灰烬，道：“罗洛临死的时候，要我们将他屋子中的一切全烧掉，是不是？”乐生博士点头道：“是，所以这幅地图也要烧去。”我在他说那半句话之际，以最快的手法，将地图摺了起来，放进了口袋之中，乐生博士睁大了眼，望看我，充满了惊讶的神色，我则尽量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神情，道：“我们都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可是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在一天之内，将他所有的东西，全部烧掉，我保证这幅地图，一定会变为灰烬，在若干时日之后！”阮耀对一切事情，

都看得并不认真，所以，在三个人之中，他最先接受我的狡辩，他“哈”地一声：“你是一个滑头，和你做朋友，以后要千万小心才好！”我向其余两个人望去，荣生博士皱着眉，唐月海道：“你要那幅地图作甚么？”我摇着头：“不作甚么，我只不过想弄清楚，那是甚么地方的地图。”乐生博士道：“你无法弄清楚那是甚么地方的地图，这上面一个字也没有，而世界是那么大。”我道：“我有办法的。”唐月海和乐生博士两人，也没有再说甚么，这幅地图，暂时，就算我的了。

老实说，在事后，我回想起来，也有点不明白自己何以要将这幅地图留了下了。

我曾仔细地想过，但是想来想去，唯一的原因，就是一股冲动。我喜欢解难题，越是难以弄明白的事，我就越喜欢研究。在那幅地图上，一个字也没有、要弄清楚那是甚么地方的详细地图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而如果在那幅地图上，像普通的地图一样，每一个山头，每一条河流，都注有详细的地名，使人一看就知道那是甚么地方的话，那么，就算地图上有看一块奇异的金色，也不致于引起我的兴趣。

如果情形是那样的话，那么，这幅地图，可能早已被我抛进了火中，那么，以后，也不会生出那么多事来了。

当天，我们在将灰烬彻底淋熄之后，将罗洛的屋子上了锁，然后离开，在阮耀的家中。

又叙了一会，他们三人。因为同意了我收起了那幅地图，好像都有一种犯罪的感觉，是以他们竭力避免提及那幅地图。

而我本来是最多话的，这时因为在想，用甚么方法，才能找出那地方是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，所以也很少讲话。不入，我们就散了。

在归家途中，我已经想到了办法。

第二天，我先将那幅地图拍了照，然后，翻印在透明的胶片上，大大小小，印成了十几张，每张的比例都不同。这化了我一整天的时间，我所得到的，是许多张透明的地图缩影。

然后，我又找来了许多册详尽的各国地图，有了这些地图，再有了那些印在透明胶片上的地图缩影，我要找出那地图究竟绘的是甚么地方，就不过是一件麻烦的事，而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了。

因为那地图上，虽然没有字，但是山川河流，却是十分详尽的，我只要拣到和地图同样大小比例的胶片，将胶片放在地图上移动看，一找到曲线吻合的一幅地图，就可以知道罗洛绘的是甚么地方了。

我于是开始工作，虽然，我对有几个国家的地形，极其熟悉，明知不会是那地方，但是为了万一起见，我还是一律将比例尺相同的胶片，在那些地方的地图上，移动看、比对看。

这些工作，化了我五天时间。

如果说化了五天时间，而有了结果的话，那我也决不会在五天之后，叫苦连天了！

足足五天，伏在桌子，将胶片在地图上移动看，想找出相同的曲线来，这实在是件很乏味的事情，更何况五天之后，我对完了全世界的地图，竟然仍找不到那个地方！

我弄来的各国详细地图，足有七八十本，这些地图，堆在地上，堆起

来比我还高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全在了，连南太平洋诸小岛，我也有许多的地图可以对照，却可是我找不到罗洛所绘的那幅地图是甚么地方！

在我对完了所有的地图之后半小时，那已是我得到罗洛那幅地图之后，第六天的晚上，我打电话给乐生博士：“博士，我找不到那地方，你还记得罗洛的那幅地图？我找不出他绘的是何处。”乐生博士道：“我早已说过了，你没有法子知道那是甚么地方的。”我有点不服气：“或许你想不到我用的是甚么方法，等我告诉你！”我将我用的方法，在电话中，详细地告诉了乐生博士，他果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你的办法很聪明，照说，用你的法子，应该可以找得出那是甚么地方的，除非，你用来作对照的地图，漏了甚么地方。”我肯定地道：“不，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地田，我全弄来了！”乐生博士提高了声音：“那是不可能的，除非那地方，不在地球上！”我苦笑了起来：“别对我说这地图不是地球上的地方，对于地球之外的另外星球，我也厌烦了，我想，可能是我找来的地固不够详尽。”乐生博士道：“是很容易补救的，我可以替你和地理博物院接头，他们藏有全世界最详尽的地图，你可以借他们的地方工作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好的，我再去试试。”第二天，我先和乐生博士会了面，然后，拿了他的介绍信，去见地理博物院的负责人。

等到我走进了博物院收藏世界各地详尽地图的专室，我才知道，我借来的那七八十本地图，实在算不了甚么。

博物院中的地图是如此之多，如此之详细，举一个例来说，中国地固，就详细到“县图”，就是每一个县，都有单独的、普通挂图大小的地图！试想，中国有三千多县，单是中国地图部分，已经有近四千幅地图之多了。如果我不是一个一开始就一定要要有结果，否则决不肯住手的人，一定会缩手了。

我在地理博物馆的地图收藏室中，工作了足足一个月，为了适应各种地图不同的比例尺，我又添印了许多透明的胶片。

在这一个月之中，博物院方面，还派了两个职员，来协助我工作。

我昏天黑地地工作了足足一个月，如果有结果的话，那也算了。

一个月之后，博物院中所有的地图，都对照完了，可是一样没有结果。

我长叹着，在昏暗、寒冷的天色中，走出博物院的门口，走下石阶之际，我发出了一下使我身旁十步远近的人，都转过头来望我的长叹声。

那一天晚上，在阮耀的家里，我们四个人又作了一次叙会。

阮耀的家，占地足有二十英亩，他家的大客厅，自然也大得出奇。我们都不到那个大客厅，通常都在较小的起居室中生活。

天很冷，起居室中生着壁炉，我们喝着香醇的酒，尽管外面寒风呼号，室内却是温暖如春。

我们先谈了一些别的，然后，我将罗洛的那幅地图，取了出来，将之完全摊开，我道：“各位，我承认失败，我想，世界上，只有罗洛一个人知道他绘的是甚么地方，而他已经死了！”阮耀瞪着眼望走了我，我是很少承认失败的，是以我感到奇怪。

可是怕一开口，我才知道我会错意了！

他望了我好一会，才道：“卫斯理，是不是你已经找到了那是甚么地方，也知道那一块金色是甚么意思，却不肯说给我们听？”当阮耀那样说的时候，唐月海和乐生博士两个人，居然也同样用疑惑的眼光望看我！

我感到生气，想要大声分辨，但是在一转念间，我却想到，这实在是

一件滑稽的事，我只是耸着背：“不，我说的是实话。”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搭腔，我又自嘲似地道：“那或许是我用狡辩违背了对罗洛的允诺，所以报应到了，连几个最好的朋友都不相信我了！”阮耀倒最先笑了起来：“算了！”我道：“当然只好算了，不管罗洛画的是甚么地方，也不管他画这地图的目的是甚么，我都不会再理这件事了，将它烧了吧！”我一面说，一面将那幅地图，扬向壁炉。

那幅地图，落在燃烧着的炉火之上，几乎是立即着火燃烧了起来。

而也在那一刹那间，我们四个人，不约而同，一起叫了起来！

我们全都看到，在整幅地图，被火烘到焦黄，起火之前，不到十分之一秒钟的时间内，在地图的中间，出现了一行字，那一行字是：“比例尺：一比四零零”。

一比四百：那行字，是用隐形墨水为的，就是那种最普通的，一经火烘就会现出字迹来的隐形墨水！

而罗洛在那幅地图上明写着的比例，则是一比四万，差了一百倍之多！

那相差得实在太远了，一比四百的地图，和一比四万的地图，相差实在太远了，后者的一片蓝色，就算不是海，也一定是个大湖泊，但是在前者，那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池塘！

我的反应最快，我立时扑向前，伸手去抓那幅地图，但是，还是慢了一步，就在那一行用隐形墨水为的字现出来之后的一刹那间，整张地图，已经化为灰烬，我甚么也没有抓到。

阮耀立时叫了起来，道：“原来罗洛玩了花样！”唐月海惊叫道：“地图已经烧掉了！”荣生博士站了起来：“卫斯理，你已经拍了照，而且那些胶片也全在，是不是？”我在壁炉前，转过身来，乐生博士说得对，那幅地图是不是烧掉了，完全无关紧要的，我有看许多副本。

而从他们三个人的神情看来，他们三人对于这张地图，兴趣也十分之浓厚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已经知道以前为甚么找不到那地方了，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乐生博士道：“那太简单了，你将比例弄错了一百倍，现在，只要将你那些透明胶片，缩小一百倍，再在全世界所有的地图上，详细对照，就一定可以将地图上的地方找出来了。

“我苦笑了一下：“那得花多少时间？”阮耀忽然道：“我看，这件事，由我们四个人轮流主持，同时，请上十个助手，这是一件很简单的工作，只要稍对地图有点知识的人就可以做，那么，就可以将时间缩短了！”阮耀一面说，唐月海和乐生博士两人，就不住点头。

我望看他们：“奇怪得很，何以你们忽然对这幅地图，感到兴趣了？”唐月海笑道：“地图已经烧掉了，我们算是已照看罗洛的近言去做，不必再心中感到欠他甚么了！”荣生博士想了一想：“罗洛从来也不是弄甚么狡诈的人，可是在这幅地图上，他不但不写一个字，而且，还用了隐形墨水，那和他一向的行事作风，大不相同，照，和印型的胶片，全部要了去。我没有问他。他也没有告诉我，只是充满神秘地对我不断她笑看。我也料他们想不出甚么更好的办法来的，他们无非是在走我的老路。而当我一知道罗洛的地图比例，是一比四百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的办法，是行不通的了，因为罗洛整幅地图，不过两长，一多宽。那也就是说，整幅地图，所显示的土地，不过八百长，六百宽，只是五万平方左右的地方。阮耀家里的花园，

就超过五万平方 许许多多,试问,在那一份地图上,可以找到阮耀的住宅?但是他们三个人,显然都对地图上的那一小块金色,表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,或许他们怀看某一种他们并没有说出来的特殊希望。但不管他们如何想,他们一定会失望!我那样不理他们,在事后想来,实在是一件很残酷的事,因为他们三个人,轮流每人担任一天主持,真的雇了十个助手,每天不停地工作看,足足又工作了两个月。那时候,天气早就暖了,我已经开始游泳,那一天,我兴尽回来,正是黄昏分,一进门,就看至唐月海、荣生博士、阮耀三人,坐在我的家中。我已经有两个月未和他们见面了,这时,一见他们,用“面无人色”来形容他他们三固人的面色,都苍白得出奇,一看到我,又一起摇头叹息。”我忙道:“除了外门的努力没有结果外,还有甚么更壤的消息?”阮耀忙道:“难道还能有甚么更坏的消息么?”我笑看,轮流拍看他们的肩头,我们毕竟是老朋友了,看到他们这种样子,我心中也不禁很难过:“算了,这是意料中的事,因为罗洛地图上所绘蚌全部地方,根本还不如阮耀家里的花园大,怎么可能在地图上找得到它的所在?”我这样讲,只不过是為了安慰他们,可是阮耀却突然像是发了疯一样,高叫了一声,瞪大了眼,半向不出声,我忙道:“你作甚么?”阮耀道:“花园,我的花园!”荣生博士皱着眉:“你的花园怎么了?”唐月海笑道:“别胡说八道了,我看你,为了那幅地图,有点发神经了!”阮耀自口袋中,摸出了那幅地图的照片来,指看地图道:“你看,这是荷花池,这是一条引水道,这是一个鱼池。这个圆点是那株大影树,那个圆点,是一株九里香,这个六角形,是一张石桌。”阮耀说得活龙活现,可是我,唐月海和乐生博士三人,却仍然不相信他。

乐生博士道:“那么,那块金色呢,是甚么?”唐月海道:“还有那么多危险记号,代表甚么?难道在你的花园中,有着危险的陷阱?”阮耀对这两个问题,答不出,他涨红了脸,看来像是十分气恼。

阮耀立时大声道:“我带你们去看!”阮耀说得如此肯定,我们三个人,倒也有点心动了,虽然,那简直是说不过去的事——著名的探险家,为甚么要用那么隐秘的态度,去绘阮耀花园呢?而且,最难解释的是,在阮耀的花园中,是不会有看危险的陷阱的,但是在地图上,却有着十几个危险的记号。阮耀的花园,绝无探险价值,为甚么要用探险地图将之绘出来呢?阮耀开始催促我们启程,快到它的家中去看个明白,老实说,我们三个人在互望了一眼之后,心中都知道其余的人在想些甚么,我们其实都不愿意去。

可是,阮耀却是信心十足,他是将我们三个人,连推带捉,便弄出门去的。

我们出了门,上车,一路上,阮耀还不住指看那照片在说那是他花园。

我驾看车,唐月海和乐生博士两人,却全不出声,阮耀越说越大声,最后,他几乎是在叫嚷,道:“你们不相信,根本不信,不是?是?”我笑了一笑:“你完全不必生气,现在,离你的家,不过十分钟路程,你大可闭上嘴十分钟,然后再开口,是不是?”阮耀瞪了我好一会,果然听从了我的话,不再说甚么了。车在向前疾驰看,十分钟后,就驶近了一扇大铁门。那大铁门上,有一个用紫铜铸成的巨大的“阮”字。

别以为进了那扇门,就是阮耀的家了,一个看门人一见有车来,立时推开了门,在门内,仍有一条长长的路,那条路,自然也是阮耀私人的产业。

大玩笑

阮耀究竟有多少财产，别说旁人难以估计，根本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。旁的不说，单说在这个现代化城市的近郊，那么大的一片土地，地产的价值，就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。

我之所以特别说明阮耀财产数字之庞大，是为了阮耀所承受的那一大笔遗产，对于这个故事，有看相当密切的关系之故。

车子一直驶到了主要建筑物之前，才停了下来，我问阮耀：“要不要直接驶到那花园去？”阮耀道：“不必，我带你们上楼，那本来是我来养鱼的，由于面积太大，所以，我当是在楼上看鱼的，一到了楼上，你们对那花园的情形，可以一目了然我们三个人又互望了一眼，已经来到了阮耀的家中，而阮耀的语气，仍然如此不必一再多费唇舌！”肯定，照这候的情形看来，好像是他对而我们错了！

我们经过了大成，又经过了一条走廊，然后，升降机将我们带到四楼。

我们走进了一间极大的“鱼室”，那是阮耀有一个时期，对热带鱼有兴趣的时候，专弄来养热带鱼的。

那间“鱼室”，简直是一值大型的水族馆，现在仍然有不少稀奇古怪的鱼养看，阮耀已经不再那么狂热，但是怕那些鱼，仍雇有专人照料。

将我们直带到一列落地长窗前站定，大声道：“你们自己看吧！”从那一列落地长窗看下去，可以看到花园，大约有四五万平方大小，最左端，是一个很大的荷花池，池中心有一个大喷泉。然后，是从大池中引水出来的许多人工小溪，每一个小溪的尽头，都有另一个较小的，白瓷砖砌底的鱼池。

这些鱼池的周围，都有看小喷泉，而且，人工小溪中的水，在不断流动，这当然都是一个巨型水泵的功用。

那些池，是阮耀要来养金鱼的，现在还有不少金鱼，也在池中游来游去。

我不知道唐月海和乐生博士两人的感觉怎样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去注意他们两人的反应，我自己只是向下一看间，就呆住了！

我对于罗洛的那幅地图，实在是再熟悉也没有，如果这时，我是站在水池的旁边，或者我还不能肯定，但这时我却是在四楼，居高临下地向下望，那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：罗洛的那幅地图，绘的正是这花园。

那些大小水池，那些假山，假山前的石桌、石椅，几棵主要的大树，几列整齐的灌木，全都和那幅地图上所绘的各种记号，一模一样。

自然，我立时注意地图上的那块金色，一切问题，全是因为地图上的那块金色而起的，我也记得地图上那块金色的位置。

我向花园相应的位置望去，只见在地图上，被涂上金色的地方，是一个六角形的石基，上面铺着五色的大瓷砖。

看那情形，像是这石基之上，原来是有看甚么建筑物，后来又被拆去的。

直到这时候，我才听到了另外两人的声音，荣生博士的手向前指着，道：“看，地图上的金色就在那里，那是甚么建筑？”唐月海道：“好像是一座亭子，被拆掉了！”阮耀的神情十分与奋，他道：“现在你们已经承认，罗

洛所绘的那幅地图就是我这里了？”这实在已是不容再有任何怀疑的事，是以我们三个人一起点头。

阮耀的手向下指看：“不错，这地方，本来是一座亭子，后来我嫌它从上面看下去的时候，阻碍我的视线，所以将它拆掉了。”我仍然定定地望看那花园，在那一刹间，有千百个问题，袭上我的心头，我相信他们也是一样，是以好久，我们谁也不出声，阮耀的手中，还拿看那幅地图的照片，在指点看。

我向他走近了一步：“在那花园中，有甚么危险的埋伏？”阮耀道：“笑话，有甚么埋伏？你看，我雇的人开始钓鱼了！”果然，有一个人，提着一只竹篮，走了过来，在他经过鱼池的时候，就将竹篮中特制的面包，抛到池中去，池中的鱼也立时涌上水面。

我们都看到，那个人走上亭基，又走了下来，他至少经过六七处，在罗洛的地图上，画有危险记号的地方，可是他却甚么事也没有。

乐生博士忽然吁了一口气，后退了一步，就在那列长长窗前的一排椅子上，坐了下来：“我看，这是罗洛的一个玩笑！”唐月海也生了下来，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们全上他的当了，他在和我们开玩笑！”认为罗洛绘了这样的一张地图，其目的是在和我们开玩笑，这自然是最直截了当的说法，承认了这个说法，就甚么问题也不存在了，但如果不承认这个说法的话，就有一百个、一千个难以解释的问题。

我转过身来，望看乐生博士：“博士，你认识罗洛，比我更深，你想想，他的一生之中，和谁开过玩笑？他一生之中，甚么时候做过这一类的事情？”乐生博士长大了！在他的口中，先是发出了一陈毫无意对的“嗯”“啊”之声，然后乐生博士才道：“当然是未曾有过，那么，他为甚么，他为甚么要绘这幅地图呢？”我道：“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，我们要找出原因来，而不是不去找原因！”乐生博士摊了摊手，没有再说甚么。

阮耀搔着头：“真奇怪，这幅地图，相当精细，他是甚么时候垂成的呢？”我道：“他也上你这里来过，是不是？”阮耀道：“是，来过，可是怕对他从来也没有兴趣，他到我这里来，大多数的时间，是逗留在西边的那几幢老屋之中，我收藏的古董，和各原始部落的艺术品，全在那几幢屋子之中。”他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在那几幢屋子里，是看不到这花园的。”我摇头道：“错了，你一定曾带他到这里来看过鱼，如果他带着小型摄影机，只要将这花园拍摄下来，就可以制成一幅地图？”我一本正经地说看，阮耀倒不怎样。只是抓看头，现出一片迷惑的神色。而乐生博士和唐月海两人，却也忍不住“呵呵”大笑了起来。

唐月海一面笑，一面道：“他为甚么要那样做？”我有点不高兴，沉声道：“教授，罗洛为甚么要那样做？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他已经那样做了，这封是你我都知道的事实，他既然那样做了，就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。”乐生博士摇看手：“我们在这里争也没有用，何不到下面去看看。”阮耀首先高举看手：“对，下去看看，各位，我们下去到那花园中，是到一位伟大探险家所绘制的神秘探险地图的地方，希望不要太轻视了这件事！”这一次，连我也不禁笑了出来。

如果光听阮耀的那两句话，好像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是亚马逊河的发源地，或者是利马高原上从来也没有人到过的原始森林一样。

但是事实上，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却只不过是他家花园！

阮耀带头，他显得很兴奋，我们一起穿过了鱼室，下了楼，不到两分钟，我们已经踏在罗洛那幅地图所绘的土地上了。

我们向前走，一直来到了那座被拆除了的亭子的石基之上。

如果说，这时候，我们的行动有任何“探险”的意味的话，那么我们几个人，一定会被认为疯子。

阮耀搔看头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看来，真是罗洛在开大玩笑！”我从阮耀的上衣口袋，抽出了那张地图的照片来，地图上绘得很明白，在亭基的附近，有若七八个表示危险的记号。

我走下亭基，走前了两三步，在一片草地上停了下来。正确地说，我是停在草地上用石板铺出的路的其中一块石板之上。

我站定之后，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根据地图上的指示，我站立的地方，应该是很危险的！”

乐生博士有点无可奈何地点看头：“照一般情形来说，你现在站的地方，应该是一个浮沙潭，或者是一群吃人蚁的聚居地，再不然，就是一个蜡头部落的村落，是一个活火山口！”

我仍然站看，道：“但是现在我却甚么事也没有。博士，这记号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？”荣生博士道：“或者有，但是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”阮耀突然大声道：“暖，或者，罗洛自己心中有数，那些符号，是表示另一些事，并不是表示危险！”我大声道：“可能是，但是我站在这里，却觉得甚么也不表示。”阮耀道：“你不是站在一块石板上么？或许，那石板下有甚么特别的东西！”他说看，又笑了起来，可是阮耀却认真了，他并不欣赏唐月海的幽默，瞪着他。唐月海笑看道：“小心，他可能在石板下埋着一枚炸弹，一掀开石板，就会爆炸！”阮耀本来是甚么都不在乎的人，但这时候却是忽然认真起来，倒也是可以了解自己。

因为，罗洛那幅地图所绘的，的确是怕花园的地方，不论罗洛是为了甚么目的两绘制这幅地图，在我们的各人中，他自然是最感到关心。

当阮耀瞪眼的时候，唐月海也停止了笑：“别生气，由我来揭开这次探险的序幕好了，我来揭这块石板，看看会有甚么危险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从亭基上走了下来，来到我的身前，将我推了开去。

我在被唐月海推开的时候，只觉得那实在很无聊，我们四个人，全是成年人了，不是小孩子，何必再玩这往莫名其妙的游戏？可是，我还未曾来得及出声阻止，唐月海已然俯下身，双手板住了那石板的边缘，在出力抬着那块石板，阮耀和乐生博士，也从亭基上走了下来。

唐月海的脸涨得很红，看来那块石板很重，他一时间抬不起来。

他如果真抬不起来，那就该算了，可是他却非常认真，仍然在用力抬看。

阮耀看到了这种情形，忙道：“来，我来帮你！”可是，唐月海封粗暴地喝道：“走开！”阮耀本来已在向前走过来了，可是唐月海突如其来的一喝，却令得他怔住了。

事实上，当时不但阮耀怔住了，连我和乐生博士，也一起怔住了。

唐月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知识分子，恂恂儒雅，对人从来也不疾言厉色，可是这时，他却发出了那样粗暴的一喝。

这对我们所了解的唐月海来说，是一件十分失常的事。而我尤其觉得他的失常，因为他刚才，曾将我用力推了开去，这穴在也不是唐教授的所为。

一时之间，他仍然在出力，而我们三个人，全望着他。唐月海也像是知道自己失常了，他继续涨红着脸，微微喘息着：“罗洛不是在这里留下了危险的记号么？要是真有甚么危险，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好了，何必多一个人有危险？”他在那样说的时候，显得十分认真。阮耀是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，我和乐生博士两人，也都有看啼笑皆非之感。

而就在这时候，唐月海的身子，陡地向上一振，那块石板，已被他揭了起来，翻倒在草地上。

唐月海站了起来，双手拍着，抽掉手上的泥土，我们一起向石板下看去。

其实，那真是多余的事，石板下会有甚么？除了泥土、草根，和一条突然失了庇护之所，正在急促扭动着身躯的蚯蚓之外，甚么也没有！

唐月海“啊”地一声：“甚么也没有！”我们四个人，都一起笑了起来，阮耀道：“算了，罗洛一定是在开玩笑！”我本来是极不同意“开玩笑”这个说法的。可是罗洛已经死了，要明白他为甚么绘制一幅这样的地图，已经是不可能的事。

而且，我们已经揭开了一块石板，证明罗洛地图上的记号，毫无意义！

地图上的危险记号，既然毫无意义，那么，地图上的金色，自然也不会有甚么意思。

这件事，应该到此为止了！

我用脚翻起了那块石板，使之铺在原来的地方，道：“不管他是不是在开玩笑，这件事，实在没有再研究下去的必要了！”乐生博士拍着阮耀的肩头：“你还记得么？你第一次看到那张地图的时候，曾说那一片金色地区，可能是一个金矿，现在，或许有大量的黄金，埋在那个石亭的基石之下！”阮耀耸了耸肩：“那还是让它继续埋在地下吧，黄金对我来说，没有甚么别的用处！”我们几个人都笑着，离开了这花园，看来，大家都不愿再提这件事了。

那时候，天色也黑了，唐月海除了在揭开那块石板时，表示了异样的粗暴之外，也没有甚么特别。我们在一起用了晚饭后就分手离去。

我回到了家中，白素早在一个月前，出门旅行，至今未归，所以家中显得很冷清，我听了一会音乐，就坐看电视。

电视节目很乏味，使我有昏然欲睡之感，我虽然对看电视机坐着，可是心中仍然在想：为甚么罗洛要给这幅地图？那花园，一点也没有特异之处，像罗洛这样的人，最好一天有四十八小时，他是绝没有空闲，来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的。

如果肯定了这一点，那么，罗洛为甚么要绘这幅地图，就是一个谜了。

我在想，我是应该解开这个谜的。如果我找到罗洛的地图所绘的地方，是在刚果腹地，那么我毫不犹豫，就会动身到刚果去。

可是，那地方，却只不过是花园，汽车行程，不过二十分钟，虽然这件事的本身，仍然充满了神秘的意味，但是一想到这一点，就一点劲也提不起来了！

在不断的想像中，时间过得特别快，电视书面上打出时间，已经将近十二点了！我打了一个呵欠，站了起来，正准备关上电视机时，新闻报告员现出来，在报告最后的新闻，本来，我也根本没有用心去听，可是，出自新闻报告员口中的名字突然吸引了我。

那名字是：唐月海教授。

当我开始注意去听新闻时，前半截报告员讲的话，我并没有听到，我只是听到了下半截，那报告员在说：“唐教授是国际著名的人类学家，他突然逝世，是教育界的一项巨大损失。”听到了“他突然逝世”。这句话时，我不禁笑了起来，实在太荒谬了，两小时之前，我才和他分手，他怎么会“突然逝世”？电视台的记者，一定弄错了。

我顺手要去关电视，但这时，萤光幕上，又打出了一张照片来，正是唐月海的照片。

望着那张照片，我不禁大声道：“开甚么玩笑！”照片消失，报告员继续报告另一宗新闻，是越南战争甚么的，我也听不下去，我在电视机前，呆立了半晌，才关掉了电视机。

就在这时候，电话铃突然叫了起来，我抓起了电话，竟听到了阮耀的声音，阮耀大声道：“喂，怎么一回事，我才听到收音机报告，说唐教授死了？”我恨道：“我也是才听到电视的报告，我只听到一半，电台怎么说？”阮耀道：“电台说，才接到的消息，著名的人类学家，唐月海教授逝世！”我不由自主地摇着头：“不会的，我想一定是弄错了，喂，你等一等再和我通电话，我去和博士联络一下，问问他情形怎样。”阮耀道：“好的，希望是弄错了！”我放下电话，呆了半晌，正准备拨乐生博士的电话号码之际，电话铃又留了起来，我拿起电话时，心中还在想，阮耀未免太心急了。

但是，自电话中传来的，却不是阮耀的声音，而是一个青年的声音。

那青年问：“请问是否卫斯理先生。”我忙道：“我是，你是”那青年抽噎了几下，才道：“卫叔叔，我姓唐，唐明，我爸爸死了！”唐月海中年丧偶，有一个孩子，已经念大学一年级，我是见过几次的，这时，听到他那么说，我呆住了，我立时道：“怎么一回事？我和令尊在九点半才分手，他是怎么死的？”唐明的声音很悲哀：“卫叔叔，现在我不知如何才好，我远在医院，你能不能来帮助我？”我虽然听到了电视的报告，也接到了阮耀的电话，知道电台有了同样的报导，但是，我仍然以为，一定是弄错了。自然，我也知道弄错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，但是那怎么可能呢？唐月海怎可能突然死了呢？这时，在接到了唐月海儿子的电话之后，那是绝不可能有错的了！

危险记号全是真的！

我呆了好一会，说不出声来，直到唐明又呻了我几下，我才道：“是，我一定来，哪间医院？”唐明将医院的名称告诉我，又说了一句：“我还要通知几位叔叔伯伯。”我也没有向他再问通知甚么人，我放下电话，立时出了门。当我走出门的时候，我像是走进了冰窖一样，遍体生寒。

人的生命真的如此之儿戏？两小时之前，唐月海还是好端端的，忽然之间，他死了？我感到自己精神恍惚，是以找并没有自己驾车，只是百了一辆街车，直赴医院。

在医院的门口下车，看到另一辆街车驶来，车还未停，车门就打开，一个人匆匆走了出来，那是乐生博士。

我忙叫道：“博士！”乐生博士抬起头来看我，神色惨白，我们一言不发。就向医院内走，医院的大堂中，有不少记者在，其中有认得乐生博士的，忙迎了上去，但是乐生博士一言不发，只是向前走。

我和乐生博士来到了太平间的门口，走廊中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我转过头去看，只见阮耀也气急败坏地奔了过来。

一个身形很高、很瘦的年轻人，在太平间外的椅子上，站了起来自我介绍：“我是唐明。”他的双眼很红，但是可以看得出，他是经得起突如其来的打击的那种人。我道：“令尊的遗体呢？”唐明向太平间的门指了一指，我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才和乐生博士、阮耀一起走了进去，唐明就跟在我们的后面。

从乐生博士和阮耀两人脸上的神情，我可以看得出，他们的心情，和我是一样的，那便是：我们的惊讶和恐惧，胜于悲哀。

自然，唐月海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它的死亡，使我们感到深切的悲哀。但是，由于他的死亡，来得实在太过突兀了，是以我们都觉得这件事，一定还有极其离奇的内幕，这种想法，我们都还不能说出具体的事实来，只是在心中感到出奇的迷惘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冲淡了我们对他的死亡悲哀。

太平间中的气氛是极其阴森的，一个人，不论他的生前，有看多么崇高的地位，有看多么大的荣耀，但是当他躺在医院太平间的水泥台上之际，他就变得甚么也没有了，所有已死去的人，都是一样的。

我们在进了太平间之后，略停了一停，唐明原来是跟在我们身后的，这时，越过了我们，来到了水泥台，他父亲的遗体之前。

我们慢慢地走向前去，那几步距离，对我们来说，就像是好几哩路遥远，我们的脚步，异常沉重，这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，实在太遥远、太不可测了。

唐明等我们全都站在水泥台前时，才缓缓揭开了伍在唐月海身上的白布，使我们可以看到唐月海的脸部。

当他在那样做的时候，他是隔过头去的，而当我们看到了唐月海的脸时，也都吓了一跳。

死人的脸，当然是不会好看到甚度地方去的，而唐月海这时的脸，尤其难看，他的口张得很大，眼睛也瞪着，已经没有了光采的眼珠，仿佛还在凝视看甚么，这是一个充满了茂恐的神情，这个神情凝止在他的脸上，他分明是在极度惊恐中死去的。

我们都一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太平间中那种异样的药水气味，使我有作呕的感觉。我想说几句话，可是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
唐明看来，比我们镇定得多，他缓缓转过头，同我们望了一眼，然后，放下了白布。

我们又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，荣生博士挣扎着讲出了一句话来，他是在对唐明说话，他道：“别难过，年轻人，别难过！”唐明现出一个很古怪的神情来：“我自然难过，但是我更奇怪，我父亲怎么会突然死的？”我们三人互望看，自然我们无法回答唐明的这个问题，而事实上，我们正准备以这个问题去问唐明！

阮耀只是不断地搔看头，我道：“不论怎样，这里总不是讲话的所在。”我这句话，倒博得了大家的同意，各人一起点看头，向外走去。

我们出了太平间，唐明就被岱院的职员叫了去，去办很多手纹，我、